

目 錄

第三編 本論中(由廣韻上推古音)

第五章 古音	1
第二十五節 古音學略史	1
第二十六節 顧炎武的古音學	17
第二十七節 江永的古音學	28
第二十八節 段玉裁的古音學	39
第二十九節 戴震的古音學	52
第三十節 錢大昕的古音學	68
第三十一節 孔廣森的古音學	80
第三十二節 王念孫江有誥的古音學	99
第三十三節 章炳麟黃侃的古音學	128
第三十四節 古代音值問題	145
第三十五節 古代聲調問題	166

第四編 本論下(由廣韻下推今音)

第六章 廣韻後的韻書	175
第三十六節 禮部韻略，集韻	175

第三十七節	五音集韻，韻會……………	194
第三十八節	中原音韻……………	204
第三十九節	洪武正韻……………	221
第四十節	音韻闡微……………	229
第七章	現代音……………	249
第四十一節	注音字母與國語羅馬字……………	249
第四十二節	中國方音之分類及其研究法……………	278
第四十三節	官話音系……………	294
第四十四節	吳音系……………	324
第四十五節	閩音系……………	340
第四十六節	粵音系……………	356
第四十七節	客家話……………	370

中國音韻學

第三編 本論中（由廣韻上推古音）

第五章 古音

第二十五節 古音學略史

古音學最昌明的時代要算清朝，但在漢朝已經有人談到古音。例如劉熙釋名裏說：『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也注意到古今音的異同。因此我們可以說古音之學在漢朝已有根源，只不曾作有系統的研究罷了。

南北朝以後，研究詩經的人有「叶韻」的說法。因為當時的人讀起詩經來，覺得許多地方的韻不諧和，於是他們以為某字該改為某音，以求諧和，這就是所謂「叶韻」，或稱「協句」。例如沈重毛詩音於邶風燕燕三章「遠送於南」（註一）之下註云：「協句，宜乃林反」（註二）。沈重的意思以為周朝的人平常唸起「南」字來，

也像南北朝的人一樣地唸作「那舍切」，但在吟這一首詩的時候，爲着要與「音」「心」字協韻，就臨時改唸爲「乃林切」。此外有徐邈等人，也都是沈重一派。

到了唐朝，變本加厲，以致有改經的事。唐明皇讀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覺得「頗」字與「義」字不能協韻，就勅改爲「陂」字。這種改經的風氣，唐宋間是很盛行的。

唐朝只有一個陸德明頗能保存古音。陸德明經典釋文於邶風「南」字下雖錄沈重之說，但他自己又加注云：「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又於召南「華」字下註云：「古讀華爲敷」。

宋朝的古音學家有吳棫，程迥，鄭庠三人。吳棫，字才老，武夷人，(註三) 宣和六年(1124)進士，著有韻補一書。他的見解頗與陸德明古人韻緩的見解相同，所以有古韻通轉之說。如果把他所認爲相通的韻歸類，那麼，古韻可分爲九部如下：

- 一東 (冬鍾通，江或轉入)；
- 二支 (脂之微齊灰通，佳皆咍轉聲通)；

- 三魚 (虞模通)；
四眞 (諄臻殷痕耕庚清青蒸登侵通，文元魂轉聲通)；
五先 (僊鹽沾嚴凡通，寒桓刪山覃談咸銜轉聲通)；
六蕭 (宵肴豪通)；
七歌 (戈通，麻轉聲通)；
八陽 (江唐通，庚耕清或轉入)；
九尤 (侯幽通)。

這只就表面看來如此，若細察其內容，上列九部的界限就完全被他自己打破了。例如東韻有「登」，「唐」，「分」，「朋」，「務」，「尊」，支韻有「加」，「魚」，「逃」，「陰」，「焯」，「春」，先韻有「宮」，「監」，「南」，「風」，「平」，「心」，「行」，「林」等字，非但不合他所自定的通轉的界限，而且就字論字，也不合於先秦的古音。他甚至援引歐陽修，蘇軾，蘇轍的詩爲證據，更爲後人所不滿意。但是，在古音學的路途上，總算他是一個開路先鋒，他的功勞是不能完全埋沒了的。

程迥著有音式，其書不傳；我們只知道他以三聲通用，雙聲互轉爲說（註四），其詳不可考

了。

鄭庠所作的書也早已不傳，他的古音學說見於夏忻的詩古韻表廿二部集說。他分古韻爲六部：

- (一) 東，冬，江，陽，庚，青，蒸；
- (二) 支，微，齊，佳，灰；
- (三) 魚，虞，歌，麻；
- (四) 真，文，元，寒，刪，先；
- (五) 蕭，肴，豪，尤；
- (六) 侵，覃，鹽，咸。

其韻目完全爲平水韻的韻目，故後人或疑其非鄭氏原作。六部之分法，甚有系統，尤其是第一部，第四部，第六部，代表 -n -m 三種陽聲，秩然不紊。只可惜這是宋朝語音的系統，而不是古音的系統。所以分韻雖寬，而按之詩經，仍有出韻者。

明朝的古音學家有楊慎陳第二人。楊慎字川修，成都人。楊慎著有轉注古音略，古音叢目，古音略例，古音複字，古音駢字，古音餘，古音拾遺等書，其中以轉注古音略爲主要(1532)。

楊慎不贊成宋人的叶韻；他以爲古人的叶韻是有標準的，是從轉注而來的，宋人的叶韻是無標準的，是亂來的（註五）。

陳第，字季立，閩人。他著有毛詩古音考，讀詩拙言，屈宋古音義，其中以毛詩古音考爲較重要（1606）。楊慎雖不贊成宋人的叶韻，却仍相信詩經中有叶韻；到了陳第然後把叶韻之說根本推翻。他的意思是：詩經的韻是天然的，不是人造的，所以無所謂叶韻；後人所謂叶韻的音，恰是古人本有的語音。例如「母」字古音本讀如「米」（註六），所以常與「杞」「止」「祉」「喜」等字爲韻；假使說是偶然的叶音，爲什麼不叶音「買」，「姥」，「蠻」，「芒」等，而僅能叶音「米」，而且處處是音「米」，沒有一處讀如廣韻的莫厚切呢（註七）？

陳第的見解，比吳棫，楊慎的見解高了許多。因爲他能知道：「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時地的觀念，在音韻學上最爲重要；所以陳第的古音學非但超越前輩，而且給予後世一個很好的榜樣。

到了清朝，是古音學的全盛時代，他們往往是由廣韻上推古音。清朝最有名的古音學家是顧炎武，江永，戴震，錢大昕，段玉裁，孔廣森，江有誥，王念孫等。關於各家研究音韻的方法及其所著的書，將於以下各節中，每人作一個大略的介紹。

(註一)詩原文云：「燕燕于飛，下土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註二)見經典釋文卷五，頁十一。

(註三)參看四庫全書提要韻補條。

(註四)見四庫全書提要韻補條。

(註五)參看下面的參考資料中楊慎答李仁夫論轉注書。

(註六)嚴格地說，上古「母」「米」也不同音，當云「母」字古音屬之韻。

(註七)「母」字在廣韻爲莫厚切，今各地大約都讀爲莫補切，離古音更遠了。

參考資料

[潘耒古今音論]。——天下無不可遷之物。聲音之出於喉吻，宜若無古今之殊；而風會遷流，潛移默轉，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楚騷之音異於風雅，漢魏之音異於屈宋。古讀「服」爲「句」，而今如「復」；古讀「下」如「戶」，而今如「夏」；古讀「家」如「姑」，而今如

「嘉」；古讀「明」如「芒」，而今如「名」，此第就常用之字考其旁押而知之；其不見於風騷，不經於押用，而變音讀者，不知其幾也。古無韻書，某字某音，莫得而考。自周顒沈約著爲韻譜，繁之反切，而後字有定音，音有定韻。凡方隅之音，譌濫之讀，質於譜而知其非，立可改正，功不細矣。而無如代異時移，迄於今日，不獨唐虞三代之音渺不可追，即齊梁之音，亦已漸失其故。有一母全變者：如微母之字，今北人讀作喻母；疑母之字，南人半讀作喻母，北人全讀作喻母；邪母之字，南北人俱讀作從母（力按，今北平音之邪母字讀作心母，僅「詞」「辭」二字讀作從母耳）。有一母半變者：泥娘母下齊齒撮口之字，南北人俱讀作疑母（力按，此言非是）；照穿牀審四母下開口合口之字，南人讀作精清從心四母；禪母下字，北人半讀作澄母。有一韻全變者；江韻之字，舉世讀作唐韻（力按，此不盡然）；歌韻之字，吳音讀作模韻（力按，此恐亦不盡然）；麻韻之字，吳音讀作歌韻；灰韻之字，讀作規闕；肴韻之字，讀作宵豪；至侵覃鹽咸四韻閉口之音，自浙閩人而外，舉世讀作真寒山先。又上聲濁母之字，多讀作去聲；入聲之字，北人散入三聲；其餘隻字單音之變，又不可枚舉也。夫今之去齊梁，僅千餘年，而變遷已若是，更千百年又當何如？古大行人之職，九歲屬善吏，論書名，聽音聲，蓋早慮及此。今缺其職矣；無已，則仍以韻正之。韻不

有舊譜乎？而未盡善也。齊梁之時去古未遠，三代兩漢之音獨可考見；而作譜者一切不問，僅就當日通用之音編次成書，遂使古音蕩然無存，致煩千載而下，好古之士，多方考求，僅得十之三四（謂吳才老楊用修陳季立輩，及先師顧亭林）：此一失也。（類音頁十至十一）。[徐歲韻補序]。——吳才老，械，與歲爲同里，有連。其祖後家同安。才老登宣和六年進士第……平生多著書，若書稗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結解，楚辭釋音，韻補，皆淵原精確，而歉然不敢自矜。曰「稗」，曰「補」，曰「續」云者，其謙可見矣。自補音之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爲詩。從而考古銘箴誦歌謠諺之類，莫不字順音叶。而腐儒之言曰：補音所據多出於詩後，殆後人因詩以爲韻，不當以是韻詩也。殊不知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諧聲，有不可易者。如「蠶」爲亡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由其以「經」得聲；「洸」爲每罪切而當爲美辨切者，由其以「免」得聲；「有」爲云九切，而「賄」「垢」「誨」皆以「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皮」爲蒲廉切，而「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爲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九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一，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推之，雖毋以它書爲證可也。腐儒安用譏諷爲？補音引證初甚博，才老懼其繁重

不能行遠，於是稍削去，獨於最古者，中古者，近古者各存三二條；其間或略遠而舉近，非有所不知也。才老以壬申歲出閩，別時謂藏曰：「吾書後復增損，行迹，不暇出，獨藏舊書」。又三年，藏歸吳，而才老死久矣。訪諸其家，不獲，僅得論語續解於延陵胡穎氏云。乾道四年四月壬子，武夷徐藏書。（韻補序，頁一至二。）〔四庫全書提要評韻補〕。——韻補五卷，宋吳棫撰。棫字才老。武夷徐藏爲是書序稱與藏本同里，而其祖後家同安；王明清揮塵三錄則以爲舒州人，疑明清誤也（力按，徐幹云：「考宋史地理志福建路泉州有同安縣，宜致後人之疑；而舒州有同安監，亦見宋史食貨志。才老上世蓋自武夷遷舒之同安耳，揮塵錄初不誤」）。宣和六年，第進士。召試館職，不就。紹興中，爲太常丞。以爲孟仁仲草表忤秦檜，出爲泉州通判以終。藏序稱所著有書稗傳，詩補音，論語指掌攷異續解，楚辭釋音，韻補，凡五種。陳振孫書錄解題詩類載棫毛詩補音十卷，註曰：棫又別有韻補一書，不專爲詩作；小學類載棫韻補五卷，註曰：「棫又有毛詩補音一書，別見詩類。今補音已亡，惟此書存。」自振孫謂朱子注詩用棫之說，朱彝尊作經義考，未究此書僅五卷，於補音條下誤註「存」字，世遂謂朱子所據卽此書，莫敢異議。考詩集傳：如行露篇二「家」字，一音「谷」，一音各空反；騶虞篇二「虞」字，一音「牙」，一音五紅反；漢廣篇「廣」音古

曠反，「泳」音于誑反；綠衣篇「風」音孚愔反之類，爲此書所無者不可殫舉。兔置篇「仇」音渠之反，以與「逵」叶，此書乃據韓詩「逵」作「𨔵」，音渠九反，以與「仇」叶，顯相背者亦不一。又朱子語錄稱械音「務」爲「蒙」，音「嚴」爲「莊」，此書有「務」而無「嚴」。周密齊東野語稱朱子用械之說，以「覲」音「巾」，「替」音「天」，此書有「覲」而無「替」，則朱子所據非此書明甚。蓋械音詩，音楚辭，皆據其本文，推求古讀，尙能互相比較，粗得大凡，故朱子有取焉。此書則泛取旁搜，無所持擇，所引書五十種中，下逮歐陽修，蘇軾，蘇轍諸作，與張商英之僞三墳，旁及黃庭經道藏諸歌，故參錯冗雜，漫無體例。至於韻部之上平註：文殷元魂痕通眞，寒桓刪山通先，下平忽註：侵通眞，覃談咸銜通刪，鹽沾嚴凡通先；上聲又註：梗耿靜迥拯等六韻通軫，寢亦通軫，感敢琰忝賺檻儼范通銑；去聲又註：問焮通震而願，愿恨自爲一部，諫欄通霰而翰換自爲一部，勘闕通翰，豔榛斂通霰，覽梵通諫，割爲三部；入聲又註：勿迄職德緝通質爲一部，易末黠夏屑薛葉帖業乏通月爲一部，顛倒錯亂，皆互古所無之臆說。世儒不察，乃執此書以誣朱子，其僞殊甚。然自宋以來，著一書以明古音者，實自械始，而程迥之音式繼之。迥書以三聲通用，雙聲互轉爲說，所見較械差的，今已不傳。械書雖抵牾百端，而後來言古音者皆從此而推闡加密，故闢其謬而仍存之，以

不沒筭路藍縷之功焉。

[楊慎轉注古音略題辭]。——周官保氏六書，終於轉注。其訓曰「一字數音，必展轉注釋而後可知。」虞典謂之和聲，樂書謂之比音，小學家謂之動靜字音。訓詁以定之，曰「讀作某」，若「於戲」讀作「嗚呼」是也。引證以據之，曰「某讀」，若云「徐逸讀」，「王肅讀」是也。毛詩楚辭悉謂之叶韻，其實不越保氏轉注之義耳。易注疏云：「『賁』有七音」，實始發其例。宋吳才老作韻補，始有成編；旁通曲貫，上下千載。朱晦翁詩傳騷訂，盡從其說。魏文靖論易經傳皆韻，詳著於師友雅言。學者雖稍知審誦，而猶謂叶韻自叶韻，轉注自轉注，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余自舞象之年，究竟六書，不敢貪古人成編爲不肖捷徑，尤復根盤節解，條入葉貫。世有晦於古而始發於今，終於昔乃有正於後。故知思不厭精，索不厭深也。古人恆言音義，得其音斯得其義矣。以之讀與篇隱帙，渙若冰釋，炳若日燭。又以所釋參之古人成編，滌其煩重，補其遺漏，庶無蹈於雷同，兼有益於是正。乃作轉注古音略。大抵詳於經典而略於文集；詳於周漢而略於晉以下也。今之所采，必於經有裨，必於古有考，扶微廣異，是之取焉：靡徒以逞博摩，累卷帙而已。方今古學大昭，當有見而好之者，不必求子雲於後世也。壬辰九月二十九日博南山人楊慎書。（轉注古音略序，頁五至六）。

[楊慎答李仁夫論轉注書]。——遠在書札，下問假借之字有限，轉注之法亦有限邪？凡字皆可轉邪？走近著轉注古音一書悉之矣。然遠近諸君子觀省者皆以尋常韻書視之，未有琢磨陶冶，洗髓伐毛至此者。執事其有意於啓誨之乎？敢無以復？蓋轉注，六書之變也。自沈約之韻一出，作詩者據以爲定，若法家之玉條金律，而古學遂失傳矣。故凡見於經傳子集與今韻殊者，悉謂之古音。轉注也，古音也，一也，非有二也。韓昌黎多用之，方樊諸家注之曰「古音也」。至宋吳才老深究其本源，作韻補一書。程可久又爲之說曰：「才老之說雖多，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而已」。朱子又因可久而衍其說云：「明乎此，古音雖不盡見，而可以類推」。愚謂可久互用通用之說近之，類推之說可疑也。凡字皆有四聲，皆有切響。如皆可通也，皆可互也，則爲字爲音，不勝其繁矣。原古人轉注之法，義可互則互，理可通則通，未必皆互皆通也。如「天」之字爲「天」「忝」「𡗗」「鐵」，是其四聲也；他年切之外有鐵因切，是其切響也。其音「忝」「𡗗」「鐵」三音皆無義而不可轉，「鐵因」之切則與方言叶，故止有切響可通，而四聲不互也。「日」之爲字有「人」「忍」「任」「日」（力按，「天」以n收，「忝」以m收，「忝」非「天」之上聲；「人」以n收，「任」以m收，「任」非「人」之去聲。楊慎爲成都人，故有此失），是其四聲；其音

「若」，音「熱」，是其切響（力按，即普通所謂「一聲之轉」，同聲母不同韻母）。音「若」者，日生於若木，故毛詩之音叶之；音「熱」者，日本陽精而影炎，故楚辭之音叶之，今楚南方言猶呼日頭爲熱頭，是其託也。四聲之平上去皆無義，故不互也。又如「應」之爲字，「應」「影」「映」「役」（力按，「影」「映」非「應」之上去，「役」爲合口細音，更非「應」之入）有平去二互，而無上入；「中」之爲字，「中」「腫」「仲」「竹」亦如之（力按，此四字亦不應相配）。此類推之則窒矣。詩之叶音，如易之卦變：六十四卦可變爲九千四十六卦，而孔子彖傳取卦變之義者不過訟隨以下十餘卦。蓋變而有義則取之，無義則弗之取也。又考之易之彖象皆韻，而其所叶無異于詩；詩十五國不同言語，而叶音無異也；楚遠在江漢數千里外，而叶音無異於詩也（力按，楊慎與陳第同注意到這事實，但陳第善於推理，故據此以推翻叶韻之說；楊慎則僅以爲古人叶音不是亂叶而已）；漢人賦頌，史漢叙傳，楊雄太玄，焦贛易林，其取韻又何異於易詩楚辭哉？至于宋人則不然。歐陽，二蘇，王介甫皆深於音韻，而賢者過之自信，謂四聲皆可轉，切響皆可通，其所推衍枝葉，出於易詩楚辭之外，不啻十之五六。如其說也，則盡南山之竹不足爲其書，窮萬籟之音不足爲其韻矣……如其類而推之，則常呼「天」爲「鐵」，名「日」爲「忍」矣。可乎？不可乎？……私心竊

病才老之書多雜宋人之作，而子經典注疏子史雜家尚多遺逸。其顯而易見者，如左傳之「鞠」音「苟」，毛詩之「陟」音「戲」，古音有在於是，特未押於句杪爾。譬則絲綬之未裁，麴蘖之未釀也。謂刀尺之餘爲綺麗而遺機杼，杯勺之餘爲酒醴而遺甕盎，可乎？予之著詳經典，亦猶通鑑之前編，其汰宋人者，猶文章正宗韓柳，而下無取也。一得之愚，蓋在於是；亦使好古者勿惑於類推之說而自取不類也。其才老所取已備者不復載；間有復者，或因其謬音誤解，改而正之，單文孤證，補而廣之，故非勦說雷同也。（轉注古音略序，頁八至十四）。[陳第毛詩古音考自序]。——，夫詩，以聲教也；取其可歌，可咏，可長言嗟歎，至手足舞蹈而不自知，以感竦其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心，且將從容以細釋夫鳥獸草木之名義，斯其所以爲詩也。若其意深長而韻不諧，則文而已矣。故士人篇章，必有音節；田野俚曲，亦各諧聲；豈以古人之詩而獨無韻乎？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于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於叶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國，何「母」必讀「米」，非韻「杞」韻「止」則韻「禪」韻「喜」矣；「馬」必讀「姥」，非韻「組」韻「黼」則韻「旅」韻「土」矣；「京」必讀「驕」，非韻「堂」韻「將」則韻「常」韻「王」矣；「福」必讀「偁」，非韻「食」韻「翼」則韻

「德」韻「億」矣。厥類實繁，難以殫舉；其矩律之嚴，卽唐韻不啻，此其故何耶？又左，國，易，象，離騷，楚辭，秦碑，漢賦，以至上古歌謠箴銘贊誦，往往韻與詩合，實古今之證也。或謂三百篇詩辭之祖，後有作者，規而韻之耳。不知魏行之世，古音頗存；至隋唐漸盡矣。唐宋名儒，博學好古，間用古韻以炫異耀奇，則誠有之。若讀「埜」爲「姪」，以與「日」韻，堯誠也；讀「明」爲「芒」，以與「良」韻，皇陶歌也，是皆前于詩者，夫又何放？且讀「皮」爲「婆」，宋役人謳也；讀「邱」爲「欺」，齊嬰兒語也；讀「戶」爲「甫」，楚民間謠也；讀「娶」爲「基」，魯朱儒謔也；讀「作」爲「祖」，蜀百姓辭也；讀「口」爲「苦」，漢白渠謠也。又「家」，「姑」讀也，秦夫人之占；「懷」，「回」讀也，魯聲伯之夢；「旂」，「斤」讀也，竹滅魴之徵；「瓜」，「孤」讀也，僞良夫之謀。彼其閭巷贊毀之間，夢寐卜筮之頃，何暇屑屑模擬，若後世吟詩者之限韻邪？愚少受詩家庭，竊嘗留心于此。晚年獨居海上，慶弔盡廢；律絕近體既不嫻，六朝古風，企之益遠，惟取三百篇日夕讀之。雖不能手舞足蹈，契古人之意，然可欣，可喜，可戚，可悲之懷，一于讀詩洩之。又懼子姪之學詩而不知古音也，于是稍爲考據，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証者，詩自相證也；旁証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錯以譌其韻，無非欲使于歌咏，可長